

文廟祀典攷



文廟祀典考卷四十一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常熟龐鍾璠編輯

從祀傳略二十四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甯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親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旣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

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及惠帝卽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擣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蹠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崑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崑持至燕軍中密散

諸將士比至崑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
盛庸發兵搤燕饗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
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
燕兵掠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饗道絕孝
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
奪嫡謀以計間之使內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齋
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啟封並安送燕軍前問不得
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
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受許決戰江
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言燕王不聽帝
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
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

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啟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願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書燕賊篡位四字投筆於地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成祖怒令以刀抉其口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

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之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稔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嘗謂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謂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作雜誡以自警蓋孝孺之學雖出自宋濂然濂出入於二氏孝孺以叛道者莫如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其持守之嚴剛大之氣有如此者仁宗卽位諭禮部建文諸

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畱一人戍所餘放還萬厯十三年三月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餘人而孝孺絕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嘗上書闕下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甯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孝復子琬後亦得釋爲民神宗初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云

謹案學案謂南渡謚文正蓋在福王時康熙三十七年十二世孫方潛跋重修遜志齋集謂至

國朝給諫柯聶侍御張吉午先後請祀議謚卷首又載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御賜忠烈明臣扁額

文廟祀典考卷四十二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尙書常熟龐鍾璐編輯

從祀傳略二十五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六年舉人五歲見河圖洛書卽
畫地以質之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
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
足處兩甄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爲夜行燭一書進
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
父欣然從之繼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旣葬廬墓六年初讀謝
應芳辨惑編篤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
書邑宰毀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振存
活甚衆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

爭訟知府郭晟問爲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遭難歸澠池霍諸生多就墓次受學服闋改蒲州學正霍蒲兩邑各上章爭之霍奏先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宣德九年卒於官年五十九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貧不能歸葬遂畱葬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墓側後改葬澠池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腳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淵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理則一初伊洛諸儒自明道伊川後劉絢李籲輩身及二程之門至河南許衡洛陽姚樞講道蘇門北方之學者翕然宗之洎明

興三十餘載而端起嶠澗倡明絕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錄諸書霍州李德與端同時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今古達事變末學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初端作月川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及歿私謚靜修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祖仲義元末不仕以經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瑄初生時肌膚瑩如水晶五臟皆露家人以爲怪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洪大命止之少卽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

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
監司奇之欲以奇童薦國辭旣而聞高密魏希文海甯范汝舟
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
源至忘寢食後貞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
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
禮宣德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邀一識面謝曰某忝糾劾
之任無相識之理尋於班行中識之歎曰薛公見且不可况得
而屈乎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
統初還朝尙書郭璉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
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延見諸
生必先詢其學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爲講授隨所長而成就之
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中官王振權傾

一時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
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
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
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
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
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等故出人
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時侍講劉球上章
忤振下錦衣衛死人皆爲瑄危瑄怡然曰生死命也手持周易
誦讀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眞鐵漢也廷訊時瑄呼王文曰
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避文怒奏囚不聽理詔立決瑄
有三子上書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
泣於爨下振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

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放爲民家居七年閉門不出弟子來學者日眾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卽乞休學士江淵奏畱之景泰二年擢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之法是冬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地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帝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後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復言於帝四年秋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
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
左右目之曰此真薛夫子也時曹吉祥用事其生日同列約往
賀瑄遽稱腹痛而出尋命爲會試考官瑄爲首序以正學復性
爲言或請易之瑄曰某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帝初禮遇甚
厚後寢衰遂乞骸骨歸石亨素敬瑄聞其欲去來視疾且曰如
卽不畱當請之上下敕書卽家塾立教且以資其養何如瑄曰
昔魯齋去元世祖賜敕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
及卒發而視之乃敕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愈也亨
歎息而去家居時當李賢柄國屢致書問瑄終不答人問之曰
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
此意也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

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
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稱爲
敬軒先生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贈禮部尙書諡
文清宏治中詔祀於鄉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
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

文廟祀典考卷四十三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尙書常熟龐鍾璐編輯

從祀傳略二十六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每出母有念輒心動卽歸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鄒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卽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獻章旣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吳與

文獻前典卷四十三
彌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祕
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令先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
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
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
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
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
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
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有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
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宏治
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三萬厯初追諡文恭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圯學易盡得其肯綮
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卽乞假歸講學已謁